

The American Gun Mystery

美国枪之谜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夏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美国枪之谜

The American Gun Mystery

(美) 埃勒里·奎因 著

夏愉 译

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枪之谜 / (美) 奎因 (Queen, E.) 著; 夏愉译.

—北京: 新星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133 - 0009 - 4

I. ①美… II. ①奎… ②夏… III. 侦探小说 - 美国 - 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45794 号

The American Gun Mystery

by ELLERY QUEEN

Copyright © 1933 BY ELLERY QUEEN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CK TIME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0 New Star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登记图字 01 - 2008 - 9571



美国枪之谜

(美) 埃勒里·奎因 (Queen, E.) 著; 夏愉译

责任编辑: 吴超

统筹编辑: 褚盟

责任印制: 韦舰

封面设计: 郑岩

出版发行: 新星出版社

出版人: 谢刚

社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网址: www.newstarpress.com

电话: 010-88310888

传真: 010-88310899

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

读者服务: 010-88310800 service@newstarpress.com

邮购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3号楼 100044

印刷: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910 × 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162千字

版次: 2010年8月第一版 2010年8月第一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133 - 0009 - 4

定价: 25.00元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

目 录

1	序篇 色谱
4	第一章 酿造中的烈酒
30	第二章 马背上的那个人
47	第三章 安魂曲
51	第四章 乱线
77	第五章 记者先生
83	第六章 事实有待澄清
96	第七章 四十五支枪
107	第八章 介入弹道学
117	第九章 无眠之夜
124	第十章 另一把枪
133	第十一章 绝无仅有
148	第十二章 梦境寻踪
157	第十三章 重要探访
167	第十四章 踟蹰不前
181	第十五章 拳王
190	第十六章 欠条

200	第十七章 阴魂未散
204	第十八章 死神旧地重游
208	第十九章 复制的凶杀
213	第二十章 绿色铁匣
218	第二十一章 苍天有眼
225	第二十二章 销声匿迹的美国人
233	第二十三章 魔鬼的戏法
239	第二十四章 结论
245	☆挑战读者
247	第二十五章 真相大白之前
252	第二十六章 真相
257	第二十七章 阿喀琉斯之踵
263	终篇 关于色谱的分析

序篇

色谱

“我说，J.J.，”埃勒里·奎因说，“轮子不转那就不算轮子了。”

“这话听起来恐怕有点实用主义的味道了。”我说。

“随便你怎么定义吧，”他摘下夹鼻眼镜，一如往常凝神思索时习惯的那样，使劲地擦拭着那对光洁的镜片，“我不是不承认那东西本身是个物体，只不过是说，它在体现轮子的功用之前对我没什么意义。同理，我一向试图揣摩运动过程中的犯罪行为。我可不像那位布朗神父，只凭直觉办事，一个不错的教士——保佑他的好心吧——他只消朝一根轮辐瞥上一眼就……你明白我的意思啦，J.J.？”

“不明白。”我照实说。

“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看看那个典型的案例吧，那个放荡不羁却魅力十足的巴克·霍恩。固然，有些事情在犯罪事件之前就已经发生了，但我总能事后发现那些犯罪过程中的蛛丝马迹。我的想法是，即便我已经——有些意想不到的机会——暗中着手调查那些犯罪行为的细枝

末节，但那些东西很可能对我意义不大。因为，还缺少犯罪的动因。也就是说，轮子还没有转起来。”

“我还是稀里糊涂，”我说，“虽然我模模糊糊地察觉到你在说什么了。”

他皱了一下劲直的眉毛，接着嘿嘿一笑，舒展开硕长的四肢，对着壁炉伸了个懒腰，然后点上一支烟卷，将一口烟朝天花板吐去。“你得允许我放纵一下故弄玄虚的坏毛病，再把话说明白也不迟。有这么一个案子，霍恩案件，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轮子——五彩幻轮：每根辐条上都嵌着一只杯子，每只杯子里都有一种颜料。眼前这只杯子里的颜色是黑的——这正代表巴克·霍恩他本人。旁边的一只是金色的——那是吉特·霍恩，哈！吉特·霍恩。”他长出了一口气，“那么隧石灰色就代表老威尔德·比尔，疯狂比尔·格兰特；健康的棕红色应该是——他的儿子柯利。那种有毒的熏衣草的紫色，属于玛拉·盖依……他们管她叫什么来着？——‘好莱坞的幽兰’，我的上帝！还有朱利安·亨特，她那个丈夫，属于那种绿色——用我们的分光镜鉴别的话，该是龙绿色。那么托尼·马斯呢——白色？再就是职业拳击手汤米·布莱克——又红又壮的家伙，火红色。只有一条胳膊的伍德嘛——蛇黄色正适合他。其他的，照此类推吧。”他扬头咧嘴笑了，“真是五彩缤纷呀！现在来看看这些小小的色块：每一种颜色都含有特定的元素，有一份质量，都可以称重，可以测量；每一个色块都独具一格，卓尔不群呢。它们各自偏安一处，无声无息。你说，它们对我又有什么意义呢？确切地说，毫无意义。”

“然后呢，”我鼓动道，“轮子开始转了，又怎么样呢？”

“这就该有事儿了。一次小小的爆发，宇宙间的一股暗流——总之，某种事物提供了动能——一种原始的行为冲动。于是，轮子就转

起来啦。快，非常快。但是看看接着会发生什么吧。”他懒洋洋地吸了口烟。真够舒服的，我暗想。

“真是不可思议呀！不是每一块颜色都各有特定的成分、质量以及可量的规模，各自又那么独一无二，像宇宙间的各个星宿般独一无二吗？然而，它们突然彼此融合了！于是，各自本来的面目消隐了，它们结成了一个令人目眩的整体。你看到的不再是个性的存在，而是那流动着的匀整图案，在向你昭示霍恩案件的完整故事。”

“照这么说……”我托着涨痛的脑袋试探着问，“你认为每个人都跟这起杀人案有关啦？”

“我的意思么，”他柔和的面目忽然变得凌厉，“只是说，许多次要的色调淡化了，消失了……我经常设想啊，”他悠悠地说，“换了布朗神父或是福尔摩斯，他们会怎么断这个案子？你说呢，J.J.？”

第一章

酿造中的烈酒

宽阔的地下大厅里，此起彼伏的喷鼻声与马蹄声在呛人鼻息的腥臊气团中响亮地回荡。大厅一角，坚实的混凝土筑成的冶炼蹄铁的壁炉红焰烈烈，火星飞窜。一个侏儒正在炉边忙活着。此人半身赤裸、皮肤乌亮、筋肉暴耸，神情滑稽，像个雷神的小兄弟。随着他有节奏的敲击，臂膀上的二头肌突突乱跳，砧铁上的工件顺从地弯曲变形。这是一间房顶低平、墙面粗糙的宽大石室。旁边的马厩里，大概是皮噶苏斯^①正响亮地咀嚼饲料——那匹脖颈曲线优美的雄性种马，那头仍然像出生时一样通体光鲜的漂亮畜牲。

附近围候着它的母马们或暗暗嘶鸣，或哀婉幽怨，或相互讥笑，竞相向它邀宠。它不时以优雅的姿态在铺着干草的地面上腾挪几下轻蹄，紫色的明眸熠熠生辉暗暗带着它那来自高贵的阿拉伯祖先的傲慢。

^①皮噶苏斯：希腊神话中诗神缪斯的飞马。

马，几十匹马，布满视野的马，有温顺的，狡黠的，狂野的；也有被套上鞍具从此循规蹈矩的；还有野性难驯死就不就范的。马粪的腐臭以及马的鼻息、汗液的腥臊混杂在潮热的空气中，形成一层蛋白色的雾气，笼罩着昏暗的空间。马厩外悬挂着的马具洁净闪亮；油润的皮革上，铜制配件灿灿发光；棕色的马鞍光泽如缎；白金一般的马镫耀人眼目；周遭的缀绳像黑檀木一样光滑油亮。柱子上的套马索有条不紊，来自印度的毛毯也情调不凡……

马房主人的威仪也比得上一个国王。华美的斯泰森阔边高顶毡帽^①就是他的王冠，长筒科特式自动手枪就是他的权杖，而美国西部飞尘滚滚的荒原便是他辽阔的疆土。

他的禁卫军是一群罗圈腿的骑士，像人马座的徽像一样终日臀不离鞍，蹄声不绝。这群人长于用灵巧的手法卷着纸烟，用拖沓、轻柔而逗趣的语调交谈，用围着细碎皱纹的棕色眼眸温情地仰望漫天星斗，收获那来自无边苍穹的安详与宁静。至于他的宫殿——那是在数千英里之外坦延着的大牧场。

然而，马房的主人，那位顶着古怪王冠、提着独特权杖、簇拥着神奇卫队的国王，并没有把他的皇城建在风吹草滚的荒野平川上。既没有建在得克萨斯、亚利桑那或是新墨西哥州，也没有建在适合他这类君王叱咤风云的具有传奇色彩的地方。他的官邸就在美国最为世俗的体系之下；没有气势磅礴的高山峡谷或绿野幽林，更不用说一望无际的荒原大甸了。它屈居于摩天大楼、地铁网络的重重包围之中，熏染在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氛围里，四处是影剧院、广告牌、霓虹灯、贫民窟、俱乐部、电信发射塔、文化论坛、传媒小报，诸如此类。这

^①斯泰森阔边高顶毡帽，即美国西部牛仔帽。

一切距离英格兰乡村茅舍里或绿油油的日本稻田间自然生存状态过于遥远了。一箭之外的地方坐落着休闲娱乐的好去处，百老汇，不时传出纽约城毫无幽默可言的莫名其妙的哄笑。在这间地下室顶面三十英尺以上、五十英尺以东和五十英尺以西的地方，便是轰鸣咆哮着的大都市的领地了。建筑物像一座座巨人，彼此的缝隙中每分钟都有上千辆汽车飞驰而过。而椭圆形露天赛场，可以说是纽约新建的最庞大的体育盛会的神殿……

至于马，它们是野外广阔世界的来客，无论是来自东部或西部的，通通像兔子一样被拘到一起关在栏中，它们委屈地低暗嘶鸣。

在英格兰，这种事是绝无仅有的。教化早已植根于他们不温不火的心性之中，无须再追溯早已消散了的先哲训条。圣泉只有在美国才会倒流。很久以前，辽远西部强壮的男子会偶尔一聚，过节一样地喜气洋洋，比试他们的驯马术和骑术。那真可谓西部的狂欢节，只属于西部的盛典。如今，这种传统被从西部碱性的土壤中连根拔起，马匹啦，马术啦，牛仔啦以及所有的一切，一股脑地移植到东部坚硬的地面上来啦。那种原始的称谓——骑术竞技会——被保留了下来，而其目的——服务于纯粹的娱乐——使其风采蒙上一层尘垢。观众排着队从围着铁栏杆的通道掏钱买票进入竞技场，一窝蜂地扑向具有敏锐眼光的开发商们设置的陷阱。

这真可谓文化拓荒的硕大果实啊，一个具有园艺学色彩的传奇——横跨东西部文化移植的最新示范——疯狂比尔·格兰特麾下的牛仔骑术团！

此刻，在那匹血统高贵的骏马的围栏旁边，不动声色地站着两个人。其中一个身材较矮，形容怪异，右臂粗壮发达，左臂只有肩肘之间的一小段残肢吊在打了结的衣袖里。

他脸颊消瘦，气色晦暗，而这种晦暗很难判断是灼热阳光涂抹的成果还是本性饱受煎熬的痕迹。与那匹马有点相似，此人气宇间潜藏着某种与生俱来的霸气，很薄的嘴唇带着轻蔑的神情。这就是心智机敏、锐不可当的人物，“独臂伍德”，这个古怪的称谓，是种对于高贵的最为荒诞的诠释！而广为人知的是，这个称号所代表的是骑术团里第一流的骑技师；也就是说，疯狂比尔·格兰特手下最出色的艺人伍德。他琥珀色的眼眸射出的是令人战栗的寒光，强壮有力的筋骨昭示着神话的不谬。

另一个人物截然不同，却也有着非同寻常的特质。这是个高大魁梧的骑术师，随意地站着，像一棵久经荒山骤风吹扫的老树，给人一种内华达山峰一样的苍老而永恒的感觉。白发衬托着一张深褐色的脸膛儿，明眸皓齿，目光如炬，顾盼间有一种阅尽沧桑的稳健。脸相并无醒目之处，但与他魁伟结实的体魄合起来看就有种史诗英雄人物的风采，宛如一尊穿过岁月的幽暗迷雾呈现于俗世的战神雕像。厚重的深褐色眼皮总是懒洋洋地耷拉在那双阔目上，只留下一条狭窄的长缝，锐利的目光从此间须臾不断地扫射出来。这位来自另一世界的英雄，却入乡随俗地穿着一身东部流行的衣裳，看上去有点儿不伦不类——老巴克·霍恩！残酷的荒原与浪漫的好莱坞共同创造的神物。

是啊，好莱坞，那个吞噬任何送到嘴边生灵的摩洛神^①，令当代美国青少年心驰神往的圣殿，其感召力就如同昔日牛仔、水牛比尔之类的西部传奇在大势已去的上一代毛头小子心中的地位一样。而就在这个圣殿里，他，巴克·霍恩把西部的历史风貌活生生地带到了现世。不是现在这个到处跑着福特车、拖拉机，到处竖着加油泵的西部，而

①摩洛神：古腓尼基人信奉的火神，以儿童为祭品，寓为引起重大牺牲的可怕力量。

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沉甸甸的六发左轮枪逞威的时代，是詹姆斯·博依斯和吉特·霍恩的天下，是充斥着盗马贼、印第安醉汉、牲畜贩子、小酒馆、木条地板、靠暴力维持和平的警长和枪声屡屡不绝于耳的西部。巴克·霍恩借助摄影机和放映设备完成了重现那段辉煌历史的奇迹，而他本人作为一个真正从往昔尘埃中走出来的人物，把一切栩栩如生地搬上银幕，实在是浪漫得登峰造极。巴克·霍恩曾在银光闪烁的幕布上挥舞着套马索、放着枪、策马狂奔。在那种如今健在的昔日热血青年没有一个不是激情中战栗着长大的。数以千计的拷贝影片曾发往全国各地，不同种族的合众国公民共享了同一个神话的震撼。

有了两种颜色：独臂伍德，老巴克·霍恩。

轮子依然静止不动。

独臂伍德挪了挪两条弯曲的腿，把一张刀削似的瘦脸嗖地一下凑近霍恩暗褐色的脸膛，在离他一英寸的地方盯着他看。

“巴克，你这叫人恶心的老家伙，就该滚回电影厂去，跟那些花花公子待在一起。”他拖着含混不清的长腔说。

巴克·霍恩没有做声。

“可怜的老巴克，”伍德摆了摆那小半截残臂说，“路都走不利索了吧！”

巴克阴沉地问：“你什么意思？”

独臂人眨了眨贼亮的眼睛，右手摸住腰带的铜头：“你这老不死的，在这儿挡什么横！”

一匹马喷了个响鼻。两人谁都没有回头去看。身材高大的老者独自自轻声念叨了几句。伍德的五官拧作一团，嘴巴嘲弄地歪扭着，筋肉暴突的右臂也举了起来。老巴克俯身躲闪……

“巴克！”

两人闻声立即站直了身子，像是被突然拉起来的牵线木偶，齐刷刷地一起转过头来。伍德举着的手臂也悄然垂下。

吉特·霍恩站在马房的门道里，目光来回扫视着他们俩——老巴克的宝贝女儿！一个孤儿，并非出自霍恩灰暗的血系，却由他老婆充沛的乳汁喂养起来，又由他一手抚养长大。可怜的老婆早已命归黄泉，所幸的是吉特长伴他的左右。

这姑娘身材硕大，个子直追老巴克。有着阳光染就的红褐色皮肤和像倔强的母马一样刚硬结实的轮廓；眼眸呈蓝灰色，小巧的鼻翼微微颤动；装束不俗——那身纽约式长裙正赶时髦，那活泼的无檐帽也是第五大道的最新款式。

“巴克，你不害臊么，居然跟伍德斗嘴！”

伍德皱了皱眉，挤出一个笑脸，用指端捅了捅他的牛仔帽檐，重新皱起眉头，嘴里无声地叨咕着什么，迈着他那两条弓形腿，步态滑稽地走了开去，绕过埋头干活的铁匠，消失了。

“他说我老！”老巴克·霍恩委屈地抱怨道。

她把他古铜色的大手拉到自己手里：“别往心里去，巴克。”

“可恶的东西！吉特，他该不是要跟我说……”

“理他呢，巴克。”

他忽然笑了，喜笑颜开地，伸手揽住了她的腰。

吉特·霍恩在年轻一代人心目中的地位像她那位闻名遐迩的养父十几年前一样了得。她在广阔的牧场上生长，追着马群奔跑，终日与强悍的牛仔们嬉戏，叼着单刃猎刀就如同现代女孩叼着牙齿矫正圈，在无垠的天地间撒野。同时她又戏剧性地拥有个在银幕上大红大紫的养父，于是好莱坞的发行代理人纷纷向她聚拢来，想利用她制造一个更为精彩的神话。巴克的制片人自有主张。巴克是越来越老啦。而吉

特显现的男子气远远盖过她身为女性的娇柔，但又比纯粹的女巫型人物妩媚得多。无疑她可以取代她的养父打出个新高潮。那是九年前的事。那时的吉特十六岁，是个矫健、挺拔、野性十足的顽皮姑娘……孩子们为她都疯啦。她能骑善射、绝活不穷，小嘴里粗话连篇、妙趣横生。当然，故事里总要有男性英雄，她就顺便也把亲亲吻吻、搂搂抱抱的色情戏演得如火如荼。于是她的大名吉特·霍恩便无人不晓了：一个了不起的牛仔女星！轰动性的票房效益！

老巴克自然静悄悄地从银幕上淡出了。

他们走出马房，沿着坡道穿过狭窄的混凝土走廊，进入一个排列着许多化妆间的长厅。其中一个小门上方悬挂着一个金属打造的星形饰物。巴克一脚踢开了那扇门。

“什么他妈明星！”他吼了一声，“进来，吉特，进来，把门关上……我早晚得把那盗马贼的嘴撕烂！坐下，我跟你说。”

他像个赌气的孩子，重重地把自己扔到沙发上，眉头紧锁。吉特亲昵地抚弄着他苍白的头发，一脸笑容；但是她蓝灰色的眼眸深处却深藏着某种忧虑。

“我的天啊！”她柔声细语地说，“这可不像你，巴克，这么小心眼。你得管着点儿自己的脾气。难道这不是……别动那么大的气，你这老山猫！……这么激动对你可不好。”

“你别跟我装傻充愣，吉特。”

“你敢肯定……”

“闭嘴，吉特！我没什么毛病。”

“队医不是给你看过了么，老顽固？”

“今天是看了，说我没事儿。”

她从他坎肩口袋里掏出一根火柴，很在行地在椅背上划着了火，

举到他卷好的纸烟前头：“你都六十五岁了，巴克。”

他透过缭绕的烟雾斜视着她笑道：“你是说我到头了。吉特，尽管我已经三年不上电影了……”

“是九年。”吉特温和地说。

“三年嘛，”巴克争辩道，“我叫全民族重温了历史，那是我干的吧？很好，我现在跟那时候一样棒。摸摸这腱子肉！”他举起粗壮的右臂，她顺从地拍了拍那上面隆起的二头肌，真硬得像石头。

“怎么回事，吉特？别这么浮皮蹭痒的，用力捏捏看！骑骑马，打打枪，玩玩绝活儿，这都不算什么——你该知道我过去十来年一直坚持活动来着。这个竞技场，还吹什么‘疯狂大比尔’，那点把戏对我来说是小菜一碟。比尔也就是抬抬我的架子，让那些混账制片商乖乖回来找我，签上几个像样的大合同……”

她吻了他前额一下：“得啦，巴克。你只是要……当心一点，好吗？”

走到门口时她回过头来，巴克已经把他的两条长腿翘到化妆台上去。透过淡淡的烟雾，从对面的镜子里可以看到他依然若有所思地皱着眉头。

吉特像个成熟的女人那样叹了口气，关上了房门。然后她挺直高高的身板，迈起男人一样干脆利索的大步，穿过走廊朝坡道另一侧走去。

砰砰！远处隐约传来枪声。她脸上顿时恢复了快活的生气，她加快速度循着枪声传来的方向走去。许多人与她擦肩而过——老熟人们、戴着牛仔帽和皮腿腿的小伙子们，以及穿着皮衣和牛仔裙的姑娘们。空气中弥散着皮革的气味、人们轻柔的谈笑声和自制卷烟的清香……

“柯利！嘿，真会玩儿呀。”

她站在枪械库的门道里。库房里层层叠叠的架子上放着许多枪支

和器械——温彻斯特步枪、钢蓝左轮枪、训练用枪靶等等。吉特朝里望着，脸上带着梦幻般的微笑。柯利，疯狂比尔·格兰特的毛头小子，穿着一条满是泥土的灯心绒裤子，宽肩窄腰，壮实而灵活。柯利放下冒着烟的左轮枪，转过头来，一声欢叫：“呼啊。”

“吉特，你这老枪迷！看见你真叫我高兴！”

吉特更痴迷地笑了。柯利对大都市、百老汇的浮华造作很看不上眼，这倒是与吉特颇为合拍。而且，吉特暗自求证了上千遍，确认柯利还是中看的。柯利呼地一下扑到她面前，抓住她的两只手。咧着嘴，脸对脸地朝她笑着。吉特心中寻思，不知眼下这个新的环境——充满各种神奇诱惑和美丽陷阱的城市——是否最终会把这小子弄得庸俗不堪。他身上并不具备浪漫英雄的特质，而且总体来看也并不是个经得起推敲的美男子。鼻梁嘛，用传统审美眼光来看有点过于弯曲；不过，那头闪闪发亮的卷曲的棕色头发，总是被他弄得乱蓬蓬的，倒是显得很有趣；然而他的目光，毋庸置疑，总是直率和诚实的。

“看着啊。”他叫道，嗖地一下又窜了回去。

她默默地看着他，淡淡地微笑着。

他把右脚踩在一个古怪的小装置的踏板上——那该是个投掷器吧；他用脚掌踩了踩那踏板，咔的一声扳开了长筒左轮枪的机头，熟练地装上几粒又大又亮的筒形弹药，啪的一声合上了弹仓；又往投掷器的弹槽里放了几个小玻璃球，站直了身子。接着他猛地一踩踏板，几个玻璃球刷地飞向半空。他望着它们在空中飞得越来越远。在那些小球近乎消失踪影的瞬间，他手腕潇洒流畅地一抬，漫不经心地轻扣扳机，一举射下了几个变成小点的玻璃球。

吉特乐不可支，雀跃着鼓掌。柯利刷的一声把枪插进枪套，摘下宽檐帽，向吉特躬身行了一个礼。